绿风(国画) 王晶辉

夏花绚烂

郭殿文

槐花
槐字当头两处花，庭前路侧意天涯。
炎黄血脉归宗树，两岸何时成一家。

鸽子树
瀛寰交誉主高格，人意殷殷得寄托。
但喜炎黄逢盛世，万家庭树戏银鸽。

太平花
洁白清香瑞圣英，闻名见状每滋情。
人间切盼花开遍，血肉生灵乐太平。

马蛇菜花
迎来送往配角当，巧饰周环立苑墙。
芳姊应知幺妹意，一门珍爱满园香。

荷花
出淤透浴伫澄澜，翠袂华颐掩映鲜。
骨挺安能听塞垢，拼争一路到婵娟。

扶桑
清静无为水月空，何如焰蕊动真情。
临花启我直于世，火火腾腾度此生。

凤仙花
有凤无桐下草坪，鲜妍随处指生红。
任他阔佬呼菊婶，总恋妇孺嘻近情。

牵牛花
解将牛犊奔坡劲，擎号昂扬上碧枝。
志士要听行进曲，并看朝日涌升时。

夜来香
荆闺隙地淡容妆，艳冶嗤嘻置耳旁。
良夜何须鸾镜对，群黎榻侧递馨香。

金钱花
地炉熔冶日锤颠，锻亮铜元洒满山。
纵教成真别巧取，汗穿钱串寝食安。

民俗

客家民居的门匾

赖广昌

汉族客家人凡华厦落成，屋主往往会在大门上端镶嵌上一块门匾，其常为长方形，选取与自家姓氏相关的成语、典故或体现房主理念的一个词语，有的还配上吉祥图案，是融书法、绘画艺术于一体的一种民俗文化现象。如：姓黄的写“东观流薇”、姓余的写“新安垂风”、姓吴的写“三让传家”、姓胡的写“苏湖世弟”。此外，还有“清白传家”、“曲江世第”、“天禄遗风”等门匾。

“每一块门匾都有一个故事。如‘清白传家’、‘苏湖流芳’、‘相国遗风’，它表示房屋主人是姓杨、胡、刘，反映他们祖上曾封侯做官；‘紫荆流芳’、‘三省传家’、‘义门传家’却源于田、曾、陈姓史上的兄弟典故。而且即使同一姓氏人家的门匾内容也不一样。如钟姓就有‘颍川传家’、‘飞鸿舞鹤’、‘知音遗范’等几种题词，蕴含着不同的意义。”江西省上犹县门匾民间研究人士蔡老先生如是说。

“柳烟轻，草色茵，远闻牧童玉笛声，花飞落渡亭。山青青，水盈盈，堤岸篱屋鸡犬莺，一江渔火明。”大厦既成，墨迹犹新，在岗陵丘壑、在淡冽的泉溪旁、在古树密林内，突见一溜粉墙黛瓦，屋宇门匾上书写着古香古韵的四个大字，谁都会产生一种文化与自然交融的美感。

门匾源自汉魏时期的门阀制度，“衣冠南渡”的客家人把它作为崇尚祖训、铭记历史、注重家教、爱惜名节的文化传统带到南方，以至千百年流传下来，演变成现在的客家门匾，它是中原文化的活化石标本，是客家人追求美好、崇尚文明的形象表现。这些门匾，散淡着历史的厚重，讲述着岁月的故事，飘逸着时间的力量，彰显着家庭的内力，传达着房主的理念，并随着家庭的繁衍世代相传。从这门匾下走出去的子子孙孙，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将受其激励，永远铭记。

门匾的作用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表明姓氏，就好比各地酒家高高悬挂“太白遗风”的旗幌一样，吸人眼球。外人一看门匾就知道屋主姓什么，如遇同宗同族，势必更加投缘。二是炫耀家世，表明这家人曾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名门望族之后裔，他的先祖曾为国为民做过奉献，理应万世彰褒、万民仰慕。三是展示道德力量或人生态度，让外界知道，此屋有读书掌权之人，有背景较硬的后台，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和人缘关系，从而不敢门缝瞧人、妄加欺凌。四是教化后代，让子子孙孙能朝夕望匾、缅怀先辈、珍惜荣誉、自信自强，实现族旺家裕，伟业一脉相承的愿望。

当年，客家人在茫茫山峦、险隘绝壑中选址落脚，“结庐丛林、编竹为篱、砍树作窗、割茅当瓦”，寄希望于早早在柴门之上，挥毫书匾，早早重振家威、重归望族。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门匾的内容也在不断翻新，郡望、姓氏色彩淡化了，更倾向于家庭或个人色彩。很多门匾都以居住环境、打工创业、立志自勉、处事理念等内容自拟。比如抗美援朝时期的“反对侵略”、“保卫和平”；大跃进时期的“为肥而战”、“打破常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放眼世界”、“破旧立新”等。

新书阅读

写给奶奶的歌谣

——读青青的《白露为霜》

卢晓梅

看完青青的书稿，江南已是初冬。远处，大地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卷出悲伤的泥浪，曾经的荷塘被填平了，边上的小石桥孤零零地等待着它最后的命运。我知道，大地正在被无情地掠夺，而我却无能为力。我甚至没有好好地爱过她，像青青一样好好地爱过她。

青青则是默默地把耳朵贴在大地上，倾听着大地的心跳。我甚至相信，这一幕，真的在青青的童年上演过。当她无拘无束地穿行在玉米地里，身边跟着奶奶的大黄狗，敏感好奇的她，会不会突然停下脚步，想，大地，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有心跳？写祖父的那一节，是《呼兰河传》里头，最柔情的一段。而青青的集子里也始终贯穿着一个灵魂人物——奶奶。

萧红写：“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70了。我家有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而青青仿佛也沉浸在萧红式的回忆当中，在她的集子里写：“我三岁与十八岁之间是和奶奶住在一起的，那个远离村庄的孤单的房子，被田野和许多大树包围着，房子的孤独和我的孤独是一样的。这使我有更多的时间与空间观察周围的植物。院子前面有梨树，当然她最粗，年龄最大，比奶奶还要大至少二十岁……”

我没有料到，“奶奶”真的是渗透到了青青的灵魂与骨血里了。《呼兰河传》是史诗般的，如壮丽的大河，萧红的祖父，只是里面溅起来的一朵慈蔼的浪花。而青青的这部集子，却是一条清冽的小溪，不停歇地流淌着关于奶奶的回忆。青青的笔底，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是以“奶奶”来作限定语的，比如大菜园，一群鸡、羊，一条狗，一只猫，一棵大梨树，六棵枣树，一棵杏树，一棵榆树，这一切，都是属于奶奶的。连那天空也是奶奶引领着她望的。奶奶纺纱的声音，嘤嘤地作响，像好听的催眠曲，让她安然睡去。突然想到，我起的那个所谓“白露为霜”的书名是多么矫情啊。也许，青青的初衷只是想写一个二十四节气的系列，但是到后来，什么风花雪月，什么立春、惊蛰、雨水、春分，那二十四节气，分明是奶奶身后的布景而已。不管，这本书上市以后用的是什么名字，在青青心魂的最深处，它是一首朴素的歌谣，唱给奶奶听的歌谣。

我想，我终于明白了奶奶对青青全部的意义。青青在奶奶身上，是那么热切地在寻找母亲的温暖。她去观察大地，仰望天空，关心花朵与植物，是不是在潜意识里，也在向它们寻找一种心灵的安慰？我始终忘不了，她文中那一段关于月亮的描述：“我看到的月亮都是从大块的玉米地里升起来的，又红又圆，像是可以触摸到一样，我总在黄昏的暮色里向这个可爱的圆月亮跑去，但我发现，无论如何我是接近不了她。后来在我的一生中，无论什么时候的月亮，都没有这般地逼近大地，简直就不像是月亮了，圆得让人神往又让人悲伤。”也许，她是在追逐母爱，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温柔。也许，写作的人总归是有些宿命的。每当青青写到田野村庄的时候，总是特别的活络。三岁到十八岁，又恰恰是生命最无邪最纯真的年代，刻下的印记往往潜伏在记忆最深处，总在不经意之间悄悄地流露出来。

也许，生的一大意义就是在于，我们在替那些深爱过我们的人活下去。爱，是一种生生不息的能量，就连死亡也无法与之抗衡。我们写作，是因为我们在爱着。我们渴望表达，是因为，我们的体内，有一种孕育爱的本能。我想，我和青青，若是老到写不动了，那就要约着一起晒太阳，然后，翻一翻彼此写过的文字。午夜梦回，下意识地去摸摸枕头底下，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警醒。又想，等这本集子带着墨的芬芳，静静开放的时候，青青捧着她，就如同母亲，怀抱一个新生的婴儿。我想，她才舍不得把这本书压在枕头底下呢。最多是放在枕头边，一个翻身，就看见了，月亮一样弯弯的眼睛里顿时充满了生的喜悦。

黄河曲(油画) 聂轰

随笔

杜甫故里觅诗魂

侯发山

“杜甫故里”经过数年时间的设计和施工，在原有杜甫诞生窑的基础上，修建了诗歌展区和诗人展区等，总面积达200多亩，一跃成为杜甫行踪遗迹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地方。

整个园区的建筑风格为朱砂红白相间的仿唐代建筑，斗拱飞檐，结构拙朴。进入园区大门既是诗圣大道，大道正中耸立着诗圣的铜质造像，这尊塑像高九米、宽五米，杜甫左手握一书卷，右手扶着一座山。其雕法细腻，线条流畅，形象逼真。诗人两眼远望，炯炯有神，一改杜甫陵园那个弯腰驼背、一脸忧愁的形象。导游介绍说，这尊塑像是根据诗人年轻时登上泰山的情形创作的。杜甫曾豪情满怀地吟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仰视气魄雄放、凝神遥望的诗圣，我想，诗圣似乎也在为当今太平盛世、百姓安居乐业感到欣慰，他的心声一定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园区中繁花似锦，绿树成荫。站在泗河桥上，看着缓缓流淌的泗河，看着鸟儿在飞来飞去。试想，杜甫当年看到的是否也是这般生机盎然的春色？如若不然，不会写下“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样的千古绝句。

诗圣堂展区以生动的形象展示了杜诗的风格，介绍了杜甫的诗歌成就以及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卓越地位。走进杜甫的诗行，能感受到诗人那颗忧国忧民、郁郁寡欢的心的跳跃，感受到他刻骨铭心的恨与爱，感受到杜诗沉郁顿挫的特有魅力。“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我们一边聆听着一个浑厚男中音的朗诵，一边观看着旋转投影纱幕：两间十分简陋的土墙草顶的屋子，忽然刮起了大风，卷走了屋上的茅草，落到地上的茅草被顽童抱走了。杜甫只能倚杖叹息……在这个国家不幸的时候，有人放歌山水，有人隐姓埋名，有人自顾自命，更有人趁火打劫。杜甫用自己的勇气叹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从自己的苦难中想到了百姓的苦难、国家的安危，他把自己的忧愁和人民的痛苦、国家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杜甫也在诗歌之外显得愈加巍峨高大，辉耀照天。

在诗人展区，我们先后参观了杜公祠、瞻雪阁，接着来到了杜甫诞生窑。窑洞被一把铁锁紧锁着，给人增添了一种神秘之感。杜甫是在里面酣睡？还是在油灯下吟诗作文？窑洞背后的笔架山三十多米高，不高大却形象，极像一个放大了的笔架，荒凉，寂寞，一如当年诗圣的形象，一如当年诗圣的境况，让人心生感慨，唏嘘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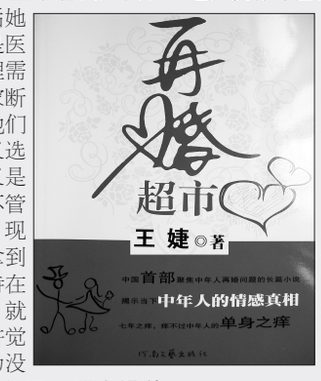
随后，依次游览了杜甫幼年成长的上院、壮游园、三友堂、怀乡苑、万汇园……一尊尊造像，一个个场景，生动细致地再现了当年诗圣的踪迹。我们随着诗魂在此栖息，又随着诗魂漂泊四方。

新书架

《马耳他之鹰》

任映斌

一位美丽的女子上门委托萨姆·斯佩德跟踪和自己妹妹私奔了的男人，然而萨姆派去的搭档当晚就死于阴暗的小巷，而被跟踪的人也在几小时后死亡。萨姆随即发现事情与女子的讲述大相径庭。重重谎言包裹下，事件的核心竟然是一只中世纪的皇家贡物“马耳他之鹰”。一群犯罪分子围绕着它展开了尔虞我诈的争夺，暗偷明抢、连环骗术、金钱贿赂与美人计轮番上阵，萨姆将如何认清他们的真面目？



“首先声明，不要这样叫我，就叫我可曾吧，好吗？”

冰倩笑而不答，轻轻点了点头。

“我父母也是医生，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医生圈里，自己听父母的话也选择了医学院上，就这么一直走过来，所以这一生也走不出医学界了。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音乐，我一个舅舅是搞音乐的，他说我选错了行业。你有没有发现我的嘴很大啊，有没有注意到凡是歌唱家的嘴都比常人大一些，这就是嘴大喉宽发音广的真理。”

“俗话说，男人嘴大吃四方。你看你都跑出国门了，说明是有福之人嘛。”

“哪里。唉！说来惭愧，我也是一个不幸之人，命运对我也不太厚道啊！”

方可曾见冰倩没有接话，只好自己又接着说：“我大学毕业分配在一家市级医院工作，三年后结婚，有一个女儿。五年后我又代职读研三年，离家后她有了外遇。我们是医生能理解人的生理需要，我只想我在家断了就行了，可是他们不断。两年后我又选择了读博，一读又是五年。就这么她不管我，我也不管她，现在我还没有真正拿到博士证，又不愿待在家里天天面对她，就来到这里，你也许觉得我来这里是因为没人要不得已而为之吧，那也没什么，现在我遇到了你，一切都值得了！”

说完这些他定定地看冰倩，冰倩故意疑问地回看他，他满脸含笑地说：“院长大致也跟我说了一点你的情况。”

冰倩听了，脸一阵晕红，不由低下头去，原来他还是知道了，可是院长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冰倩不想再与他谈下去，正想站起来时，感觉有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她左肩。

“对不起，请原谅我的直率。”

也说不清为什么，一股酸楚涌上心头，她有点想掉泪的感觉，但是她极力控制住自己，起身说：“我去一下洗手间。”

过了足有20分钟，冰倩觉得再不回到座位上去，有点过分，只得洗了洗手，在走道甩了甩手上的水走回去。不好意思地对方可曾淡淡一笑。

“没生气吧？其实没什么，时间已经进入到21世纪了，离婚也是人类的自由见证，人权象征。”

冰倩不想听他说下去，就打断说：“香港都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只听说是完全西洋化了，怎么，你没被洋化啊？”

“它不是旅游城市。你喜欢旅游？”说完这话，他大张着嘴，大大地打了一个呵欠，正在跟他说话的杨冰倩，一眼就把他嘴里几个镶着金色的大牙尽收眼底。这让冰倩瞬间产生出嫌恶之意，但是那从一个地方同时发出来的京味普通话，又像谜一样迷着她，她一时弄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只让自己一味地沉浸在这种捕捉不到的高雅中，强迫自己不去想那隐秘处的污浊。

“只是喜欢。”冰倩有点敷衍地说。

“都去过哪些地方？”方可曾紧追着问，不明白冰倩为什么迟疑了回话。

“在重庆上学转一下哪里，中原的城市去过几个，一些风景旅游区，还真没有专程玩过。”

“国人啥时也像国外一样，把旅游当成一项生活必须，这就证明国家真正富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真正提高了。”

“饱暖思淫欲。我们从脱贫到温饱，才刚刚踏进富裕的门边。国家也如一个小家一样，只有在极富裕的情况下，才有心想着让人们去享受去玩乐。”

（二）

报到处来的参会人员，冰倩和方可曾全都不认识，杨冰倩又一次钻到陌生里，心里在无形中靠近方可曾。

开会坐在一起，偶尔窃窃私语，方可曾说一些小笑话，把冰倩逗得捂肚子笑。吃饭时，他们从始到终没有理由分开，他如果发现杨冰倩喜欢哪个菜，那转盘总是会时不时转过来。晚上休息各自回房间了，内线电话就成了他们说话的世界。

开了四天会，第五天集体旅游。大家认识又陌生的各自找座位，谁也没有注意方可曾和冰倩的亲密关系。方可曾悄悄对着冰倩的耳朵说：“你大大方方地跟我亲热，别人还不会注意，本来就应该光明正大地跟我好，不是吗？”

冰倩瞅了他一眼，不想理会这种命令式的男人口气，只是没有如以前那样硬拉回他紧紧握住的手。她装着若无其事很不在乎地坐着，眼看别处，其实心里早在“咚……”乱跳。女人，再聪明，再理智、再冷静，在爱情面前都弱智。

7

连载

刚刚入夜的暮春还有几分冷。我穿上外套离开书店，看到黎靖正从马路另一边迎面走来。他手上没有提电脑包，看样子是刚从家里出来。八点，交通高峰时段差不多已经过去，路上行色匆匆的归人少了，整座城市的节奏开始慢下来。

“饿了吗？”他问。

“刚才还没有，见到要请我吃饭的人就饿了。”我答。

“走吧。介不介意我们走着去？”

“不走去爬山就行。”

他很自然地顺手接过我的手袋：“十分钟后就到。你在笑什么？”

“笑你自己没提包的时候就会帮我提包。”

“不然手空着也是浪费。”他也跟着笑起来。

他带我往他家的方向走，不出十分钟，已经进了某幢不新也不旧的小高层公寓。电梯在十层停下，黎靖拿出钥匙开了左边那套公寓的门。

“请进。”他推开门，侧着身让我先进，“放心，屋里绝对不乱。”

我站在门框边看着他。

“怎么了？怕我做的饭难吃？”他问。

“我好像闻到了什么香味。”确实有股混合着果香的味道隐约飘出来。

香味很像在烤着比萨，却又闻不到饼底的存在。

黎靖弯腰从鞋柜里拿出一双拖鞋给我。是一双多罗猫图案的棉拖，虽然不是新的却很干净，似乎洗干净后还没有人穿过。

拖鞋很合脚，底也很软。我脚指头舒服地动了动。

他低头看了看，笑道：“我女儿的鞋。”

“你女儿好像才八岁？”我穿35号鞋，就算在成年人里偏小，但是八岁小女孩也不能穿这么大吧？

“所以我买太大了。”他不紧不慢地说完了下半句。

“大了她都肯穿？”

“她没穿过。”黎靖脸上又浮现出那种若无其事的装饰性的微笑。

我脚上这双鞋明显是洗过的。如果没有人穿，应该是新的才对。我低头摆好自己换下的鞋，脑海中闪过签售那天匆忙间留下的对云清的印象。她瘦瘦小小，跟我穿同样大小的鞋也不奇怪。

看来，这间八十来平方米的公寓里处处都是他的记忆。

我装作不再关注拖鞋的话题，问：“你出门前烤过什么？比萨？”

黎靖把我让进客厅，在餐桌边拉开一张椅子示意我坐下：“马上真相大白。”说完，自己转身进了厨房。

片刻，他端出了一个平底锅那么大的圆形盘子，浓郁的香味随之扑面而来。我帮他摆好桌上的隔热垫，盘底稳稳地落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微而满足的钝响。

噢，原来是一锅海鲜焗饭。芝士恰到好处得有点微焦，蘑菇西芹洋葱虾仁和米饭都被番茄染上了一层薄薄的红色。

他脱下手上的微波炉手套——居然是粉色格子花纹，显然是这间屋子曾经的女主人的旧物——拿起了手边的开瓶器。

此时我才留意到，桌上除了餐具之外还摆了两只细长的高脚杯，桌侧有一个装满冰的不锈钢小桶，一截深褐色瓶颈斜斜地伸出来，看不清楚瓶中液体的颜色，只知道是透明的。

“是白葡萄酒还是香槟？”我问。

“白葡萄酒果味比较重，适合海鲜焗饭。”他轻巧地拔出软木塞，倒进我面前的杯中。

我握住杯脚，杯里淡琥珀色的液体卷积着微小的气泡，缓缓上升、轻轻破裂，果香味笼罩在我的鼻尖。

坐在对面的黎靖往我面前的碟子里盛了一勺海鲜焗饭：“试试水平怎么样。”

“看上去挺好吃。”我握着勺子，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又把勺子放下，转身从手袋里拿出一张CD递给他，“应不应该说生日快乐？”

那是一张安德烈·波切利的《托斯卡纳的天空》，我下班前从店里买来当礼物的。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他面带诧异地接过我递过去的礼物，表情顿时变成了惊喜，“这也是猜的？”

“如果不是你的生日，我想不到你不愿意一个人吃晚饭的理由。”

“那礼物呢？你不会是刚巧猜中我喜欢什么吧？”他接着问。

“我没有猜，只是挑了张我喜欢的CD送你。”我答他。盘子里躺着色泽鲜艳的海鲜焗饭，我吃了一口，饱满的果香和浓醇的芝士味道裹着蔬菜海鲜和米饭，温暖地落进胃里。真是好吃。

他也拿起勺子：“这么巧，我也是做了我喜欢吃的东西请你来吃。”

CD封套上，安德烈·波切利托着腮面露微笑，背景里斑驳的旧墙、深绿色的门，安静悠然得如同真实的梦境。

6